

# 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一講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《三十頌》大抵有幾種，幾種之中以我手上的這本最好。就是你們何敏兒一班人影印的，對嗎？

聽眾：找黃玉嬋影印再版的。佛學書局將它來再版，你們先影印，對吧？

聽眾：對呀！都是用舊的來影印的。

單純解釋《唯識三十頌》呢，最正統而又寫得最好的，就是這本了。其他的有很多，太虛法師的講錄，與及其他人的。太簡單了，太虛法師的那本，沒有什麼用。還有韓清淨，有一本叫做《唯識三十論詮句》，這本太簡單，沒有什麼用的。但很有名的這本書，《唯識三十頌詮句》。

我有這本書，但我現在不知放在何處，不過對你們沒有什麼用。它即是把《成唯識論》裏面解釋三十頌的（內容）勾了出來寫成而已，亦沒有用。這本東西。

那麼，還有一篇叫《唯識三十頌要釋》（應是《唯識三十頌略解》）；也是韓清淨的，這本相當好，但這本不是主要由他做，主要在《成唯識論》裏（將重要的）勾出來，將它用來統一文字。

《成唯識論》內解釋《唯識三十頌》有十大論師，他只要護法菩薩，把其他菩

薩的統統刪除，所以它叫做唯識三十頌，或者《唯識三十論要釋》(應是《唯識三十頌略解》)。

這本書，我記得似乎這裏圖書館會有。我有這本書，但我現在不記得拿到哪裏去了。因為最初這裏，最初開辦的時候，這個哲學研究所所長是南懷謹，他沒有來，掛個名，無來。然後洗塵法師就找我。南懷謹知道我代替他，就寫封信同我通信，很客氣的這一個人。同我通信，就問我：有聞說韓清淨對唯識相當有研究，你有沒有他的書呢？關於講唯識的，簡要的書，韓清淨的著作，你有沒有？於是我就回覆他，我說：韓清淨的書有《分別瑜伽品略釋》，有《大乘阿毗達磨集論別釋》，還有《因明入正理論略釋》，還有《唯識三十頌詮句》，還有《唯識三十論要釋》，就有這麼多套是韓清淨的。若你需要，我可以在能仁書院影(印)了它，寄給你。

他回覆我只要一部《唯論三十論要釋》。於是我就影印了在這裏，寄了給他，似乎我當時覆印多了一份，不知放在所長室還是放在佛學書局？我就拿了我原版的，是我的，拿回加拿大。現在這些書呢，我有部份書拿了去加拿大，部份在這裏，我不知是不是拿到加拿大我就不知。這部是正統派的，雖然是好，但不便初學。

這麼，還有一本好的。現代的，好的，數完這麼多本之後，還是這本最好。這本書，是日本人造的，日本人造的。日本的井上玄真經造的。譯者是誰呢？奇怪了，你們不知，是芝峰法師譯的。

芝峰法師是太虛法師的弟子，曾經來香港，在香港不知是哪個佛聯會還是東蓮覺苑，曾經來香港，講過《三十頌》。芝峰法師懂日文，他的日文程度不錯的，他就將這本書譯了，譯了後交去上海佛學書局出版。當時我就在，當時日本人還未打中國。那時我在佛學書局買了一批書，有這本的。

但是後來，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，芝峰法師窮困到極，聞說話幾乎食都沒有得食，就在江蘇或者浙江還俗，窮困到極。還了俗，沒吃的，很難講的，還了俗。後來幾年的抗戰之後，日本人投降，投降之後，投降之後，他沒有再回來做比丘了。那他的這本書出呢，本來寫著芝峰法師譯的，後來日本人投降之後，不知他自己將 [譯者] 來改了個名為「白湖無言」，這可能是自己也說不定，他自己將它改了。

「白湖」當然是地方名，「無言」即是「予欲無言」，無甚麼好說，因為衣食所逼還俗，現在呢，還了俗之後，有很多俗務纏身，又不能再回去出家，所以無言好說。可能就是這樣，就叫做「白湖無言」。但他自己就沒有再版，於台灣再版就叫做「白湖無言」，從前在上海出版了，就叫做「芝峰法師」。芝峰法師做過《海潮音》的編輯，你找《海潮音》看看，便知曾經有幾年芝峰法師做編輯。芝峰法師做完就到由大醒法師[做編輯]。

那麼，抗戰完，日本人投降了，台灣的人將它來出版，就改做「白湖無言」。到底這名字是芝峰法師改為白湖無言，還是這些人硬要為他改個名叫做白湖無言？我看他每一個字都是由芝峰法師校對，未改過。當時，有很多比丘逼於形勢還俗，芝峰

法師就是逼於形勢還俗。還有一個比丘，很有名氣的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叫做顯明法師，認不識顯明法師？他就還俗，還俗想去軍隊當兵。他說行菩薩行，要為了民族、為了國家還俗去從軍。結果還了俗後不用從軍，就派了他做黨務的事。

當時他問了幾個個人，問了幾個法師，有些法師贊成，有些法師不贊成，結果他就是還俗去從軍。日本人投降後，他又要恢復，他就恢復，做回比丘。芝峰法師就沒有這個機會，沒有做回比丘。顯明法師現在也不錯，在台灣都幾好。

後來，紐約那間莊嚴寺想請位方丈，請來請去也請不到。是位姓沈的叫做沈家禎辦的莊嚴寺，在紐約。最初他就想請印順法師去，印順法師又怎會去呢！後來又請敏智法師，在能仁書院佛學系的敏智法師，敏智法師亦不願意去。就後來請聖嚴法師，台灣的聖嚴法師去，聖嚴法師在那裏做，做得很受氣，結果請辭不幹，不幹後就自己辦了一間。

為甚麼呢？為甚麼出家人很難做的呢？不容易做主持的，它不是真正的，即是美國的寺院很多不是真正好像中國的寺院。美國的這間大莊嚴寺就是這樣。沈家禎主辦的兩間寺。還有加拿大溫哥華有間很大間，有九龍壁的這間，叫做觀音寺還是什麼寺？很大間的。這間呢，如果請你去當主持，你就切不可去，真的切不可去，為甚麼呢？

我跟你說，它有一個董事會的，它是一間注冊的有限公司來的，是不牟利的有

限公司。不牟利的有限公司，由幾位董事，所有的權力操控在他們那裏。他請你做主持，你是僱員而已，你不是，你不是高高的大德，你只是董事會聘請你回來的。這即是等於能仁書院的這個董事會聘請一位院長，它的院長為受聘，聘你三年就三年，兩年後再無續聘書聘你，你就要收拾包袱離開。這跟國內的大德推舉他來的不同。是不是？

聖嚴法師就在那裏，我聽說他人講，他指他的工人，指工人都不太聽[他的話]，要由沈家禎這個董事長出來指[令]這些人才行。溫哥華那間觀音寺，不知觀音寺還是什麼寺，那個董事會。

聽眾：是不是唐人街哪間？

在 Richmond，溫哥華的觀音寺，有九龍壁的，很美麗，最美麗就是它啦。那間叫做甚麼？那間呢，有一位叫做黃太太，我知道，她丈夫剩下有很多幅地。幾個 Block 的地。她就想把一幅地拿出來，布施出來，就建造一間寺，那就當然很好啦，並找了一位不知什麼法師，叫他捐錢來建。黃太只捐地而已，寺門建間寺要找人捐錢的。捐錢如果找個俗家人募捐錢，誰會捐給你，是不是？所以必定要由出家人募捐錢才有人捐的。那位出家人就募捐了。但募捐了收不了尾，不夠錢，聽說尚欠三十多萬。

剛剛洗塵法師來到，聽到收不了尾，便拍心口：那由我來。那時洗塵法師好世

界的，那時很多錢，無所謂。我來！就應承捐他一筆錢。到底聽說話三十多萬，是港幣還是加幣就不知道。有人說還不止這個數。

於是便建成了，因有洗塵法師的助力就建成。好了，問題便來了，到底這筆錢是由洗塵法師捐出來還是他借出來的，就未曾講清楚。如果是捐出來，這非牟利的有限公司就是連多謝都不用說；你做功德而已嘛。如果是借便不同講法，是須要還錢的。但又沒有借據，那筆錢出來。所以到底是借還是捐就不知了。好了，他當時，他的董事會是怎樣呢？黃太的女婿負責，黃太的女兒、黃太的女婿，還有好幾個、黃太自己幾個。

譬如說，九個董事，有五至六個是在家人，你這三幾個出家人在那裏講甚麼，講甚麼呀，結果全部舉手，就由他們一班人全部舉手，那個黃太的女婿姓尹的，做會計師的，全部都抓住。當時要請個比丘尼做主持，就請了誰呢？請了東蓮覺苑的院長叫做什麼？

聽眾：林玲，是不是林玲？

覺岸呀，覺岸呀就走去做主持。唉慘了，覺岸法師做主持，甚麼權力都沒有。晚上，聞說的，靠不住的。不過有這樣的傳說呢，叫做空穴來風，個洞不應該有風，而有風出的，一定有問題的。聞說，那個做主持的，想招呼朋友來吃餐飯。我去過，但她沒有請我吃飯，我聽到他的弟子講，他想請朋友吃飯都不能下命令叫廚房

準備飯菜的。那你這樣的主持還好做？是不是？

還有呢，廚房有幾個大雪櫃，一到夜晚時候，職員放工後便鎖上雪櫃，做主持的想去拿可樂喝也沒有鑰匙，找不到鑰匙這樣的。世界真是有這樣的事，所以我說如果它請你，那些團體請你做主持，你一定要問過甚麼好條件先好做，你別想話做主持很爽，就去當。他的徒弟告訴我聽：晚上想去拿可樂飲，去到但都開不到雪櫃這樣。結果呢，有個公德箱，人們去拜佛，每個人少都入二圓，多就入十元，亦有些入一百幾拾的，鑰匙不在主持手裏，在黃太的女婿手上，女兒一把及女婿一把。

開公德箱，它當然是大家一齊開，不用通知主持，他自己開，開了就記帳便可，那麼，這樣的主持用來做甚麼？是不是？氣得覺岸法師登報紙辭職。覺岸呀，做那間是登報辭職的。辭職之後呢，他自己有很多地方，無需求你，大把弟子。有些這樣的情形。聖嚴法師呢。這樣，那個沈家禎的大莊嚴寺亦一樣有個董事會，顯明法師，法律上由個董事會聘請他來做主持，這即是等於個董事會聘請某人為經理一樣，是這樣的，它雖然可以。

所以美國那裏、加拿大那裏，請你們做主持呢，你就要一定要問清楚權責是怎樣。權，有沒有權無所謂，最緊要是責任。是不是？譬如覺岸這樣，連功德箱開了有多少錢都不知道，只看數目你可以看，但開了先，都不用告訴你知，那他便開，這樣難搞？

這樣，洗塵法師這筆錢，聽見是無期的，聽說的。洗塵法師借筆錢給他，就沒有說明：第一沒有講明是捐或是借，好像後來他找人問洗塵法師到底是捐還是借？何解？他打算這樣，如果洗塵法師是捐的，就請他當董事長，給個虛銜予他；如果他是借，董事一名，就連董事長也不用了，就這樣。結果，不知怎樣，聽說洗塵法師說不是捐的，是借的而已。就好，現在欠洗塵法師一筆錢，就等到籌足錢的時候才還，因為洗塵法師借錢出來，是沒有期限的。借錢給人最怕沒期限，你什麼時候，十年還又得，一百年還都得，個孫兒的時候還都得，沒期的。洗塵法師這筆錢是無期的，好像聽說未還。（就算）還都未還清。

好了，講回我的，因為講起芝峰法師就講了來這裏。顯明，顯明法師現在做。不過顯明法師就好人，好好先生，無所謂。你不驚動他更妙，他不知就更好過。主持要由這樣的人做才行。

就現在這本（《講話》）最好的。除了這本外，你說好，還有哪本好的呢？還有一本（《唯識三十論要釋》）是很好的，這裏有，我見過這裏有。這是敦煌發現的，這本書，失名的，但由後來的人考證，就說可能為曇曠法師造的。唐朝有個和尚曇曠法師。這人有很多著作，所以可能是他著，因為發現這部書時，前半卷沒有了，前面的序文沒有了。無序文不要緊，本文解釋，十分詳細，全為護法釋，比韓清淨的更好。曇曠法師如何？

唐朝那些，講唯識的法師就有兩派：一派是唯識的正統派，為玄奘、窺基的正



統派等，不容納其他宗派的東西（學說）。例如甚麼呢？窺基的弟子慧沼、智周，跟甚麼呢？智周的弟子如理等等為正統。玄奘法師的慈恩宗的正統派；還有些就不是正統派的，兼採納其他宗派的意見，曇曠法師就是這樣一個人，兼採納華嚴宗的意見。就兩種。

聽眾：羅老師，同不同《二十頌》，《二十頌》呢，《二十頌》有《唯識二十頌》？

羅公：甚麼呀？他沒有解，他沒有解。《唯識二十頌》好簡單的，你直看，

《唯識三十頌》 你識了，可以直接看窺基法師的《唯識二十頌述記》便可，

很簡單的。如果你初看，可以找演培法師的《唯識二十頌》的解釋，白話的。

聽眾：呀！李生講過，李潤生先生。

李潤生先生有講過，十分簡單的一本書。那這本呢，好，真是好。序文裏面就先講華嚴宗的判教，一到開首講本文時，就完全是正統派的唯識，是這樣的。為甚麼會這樣呢？可能當時他是跟華嚴宗的人，有多少，有多少師徒的關係，所以他就非常尊重華嚴宗的判教，但它裏面的本文的解釋，就完全用護法的解釋。《唯識三十論要釋》，這本最好。除了這本以外，現代化的，還是以這本 [《講話》] 最好的。現代化，因為很容易看的，而且是白話，非常客觀的。

我們用這本，你們去佛學書局可以在買到這本。大概十元、二十元左右就買到吧《唯識三十頌講話》。那麼，我今天一開首講的，我當然與它講的有多少出入，它的內文是白話，你自己看就可以了。這個科判跟章解節，我仍然會跟著它一樣，讓你

們自己可以對勘。

它呢，就一開首，就來，一開首呢，就來一個序說先。在未講本文之前先來一個序說。在序說裏面，它分四段。第一，第一呢，就是，第一，我這裏的標題，唯識論作者。這個「唯識論」三個字，是指《唯識三十頌》，《唯識三十頌》的作者，自然大家都知道的，就是世親菩薩。世親，梵文叫做 Vasubandhu。他，世親菩薩，就三兄弟，有很多兄弟，大概我們所知的，他有三位。

他哥哥是無著菩薩，無著叫做 Asaṅga。無著菩薩。此人是於小乘出家，後來轉學大乘，大乘呢，就修習空觀有成就，就傳說為一個已見道的菩薩，那見了道的菩薩即是位登初地的菩薩。據西藏的傳說還不止初地菩薩，而是三地菩薩。為甚麼西藏人說他是三地菩薩呢？因為他，傳說歷史上傳說他證發光定，而第三地叫做發光地，第三地，發出智慧的光，無漏智慧的光，所以西藏人說他是三地菩薩。

我們中國玄奘法師就傳說他是初地菩薩。西藏人的傳說往往跟中國人是有些出入的，譬如龍樹菩薩，我們中國人就傳說他是初地菩薩而已，但西藏人傳說他是三地菩薩。無著菩薩我們中國人都是傳說他是初地菩薩，但西藏傳說他是三地的。他是做哥哥，還有一個我們知道的弟弟，同父不同母的，一說話同母不同父兩說，就是世親，他。Vasubandhu 的 Vasu 即是世，世是甚麼呢？世即是一個天，為婆羅門教的天神，即是那個毗濕紐天 (Viṣṇu)，專救世的這個人，Viṣṇu，這個毗濕紐天，世天。他因為他（世親菩薩）的母親向世天求子，後來生了他，所以他叫世，即是說他

是世天的親人，叫做世親，舊譯為天親，即是這個世天的親人。這個第二的。

這個世親菩薩，先學小乘，於小乘說一切有部出家。有部出家呢，他曾經去到印度的迦濕彌羅國，即是現在印度及巴基斯坦爭奪的地方 Kashmir 喀什米爾。這地方從前是一個古代的佛教的中心，叫做迦 [濕彌羅國]，舊譯叫做罽賓，玄奘法師譯為迦濕彌羅，現在的人以英文來譯，叫做 Kashmir，就是迦濕彌羅了。地理上叫做喀什米爾。口字邊一個客的喀，喀什米爾。現在印度爭奪中，同巴基斯坦爭奪中。這是佛教的中心，北方佛教的中心，是有宗的，為小乘有宗的大本營。

它那裏，那裏有一佛教的中心，有宗，小乘有宗的中心。為甚麼那裏會是小乘有宗的中心呢？相傳，大概也是事實來的這件 [事]，有一個叫做迦膩色迦王，佛滅後六百年，第六世紀(應為第二世紀)一個國王叫做迦膩色迦王，統一了北印度。統一了北印度後，他就相信佛法，請多位大德來，為他說佛法。

誰知每位大德的意見都不同，令他非常懷疑，[他]找一位大德，叫做法救論師來問：為什麼會這樣？是這樣的。各宗各派佛徒，應以哪派為正宗？他 [法救論師] 答他以說一切有部最正宗，即有宗最正宗，即是薩婆多部為最正宗。

於是迦膩色迦王就下令，請各地方，北印度有宗的薩婆多部的學者請來。請來又如何呢？請來以一本，當時說一切有部，即有宗最重要的書，除《四阿含》外，為最重要的叫做《發智論》。這部《發智論》呢，迦多衍尼子。迦多衍尼子有人譯為迦

旃延。你讀《阿彌陀經》，摩訶迦旃延。佛，釋迦佛在世時候有位羅漢叫做迦旃延，佛滅後約莫三百年，二百年之間的時候，又有一位羅漢叫做迦旃延。舊譯叫做迦旃延，新譯叫做迦多衍尼子。

那他呢，他把這個《阿含》經的道理抉擇，寫成一本論，叫做《發智論》，是有宗最標準的、被認為是最高的論績。那既然請有宗的大德來，當然是尊奉迦多衍尼子的這本《發智論》為主。那我們現在就說迦多衍尼子造這個論，就是佛滅後二三世紀的人的迦旃延造的，亦有很多人相信，是佛在世時候迦旃延造的，這舊時的人這樣說，這樣的。到底是哪位迦旃延？是不是兩位呢，還是一個呢？我們亦不清楚，總之就有位迦旃延造了《發智論》。

中國有兩個譯本，一個叫做，一個舊譯本叫做《阿毗曇八犍度論》，《阿毗曇八犍度論》，譯得不齊全的。玄奘法師再重譯，就譯做《發智論》。如果你是一個小乘佛學的專家的話，你就必定要讀這本書《發智論》。那《發智論》是當時最權威的論，那就請了大德來，就請了五百位羅漢。相傳是這樣，但我不大相信這件事。

傳說，傳說就是這樣，玄奘法師的傳說，在《大唐西域記》裏講的。但說到這樣好像很不合理，但玄奘法師的為人很老實，聽到有關神話色彩的部分他不敢改動的，是這樣的。玄奘法師的傳說是這樣。不只他的傳說，西藏的傳說也是一樣。不過似乎又不是很合理的，找到四百九十九位大德，尚差一位才夠五百個。

那正是呢，四十多個都算，四百九十九位時也打算結集，多一位更妙，這樣說的。誰知有一位，有一位人，有一位比丘，就很像沒什麼威儀的樣子，就在這個，這個石窟結集，那位比丘在石窟門口處，在這處擾擾攘攘，就沒有什麼威儀的。那些人見到他在這裏，問他在做甚麼。這個人是甚麼呢？叫做世友，非常有名的，叫做婆須蜜菩薩就是他，Vasumitra 婆須蜜菩薩，人們稱他做婆須蜜就是這位。這位傳說為十地菩薩，繼彌勒菩薩之後便輪到他成佛。玄奘法師及西藏的人的傳說也是一樣。他在外，別人在結集，四百九十九個大德在結集，他在門口擾擾攘攘，又沒有什麼威儀這樣。

這些人問他在這裏 [石窟外] 幹甚麼，他就回答說我就想來參加你的結集。他們說：呀，你 [世友] 的煩惱未除，你快些走開，這些人大概是有些神通。大乘菩薩很多都有煩惱，故意示現未除煩惱的。你 [世友] 的煩惱未除，你快些走開。不要妨礙，這是清淨的地方。 [世友說：] 你說我煩惱未除，就是說我不能證阿羅漢果是不是？是不是呀？那好，我現在，在這裏，拿住他的線，他的袈裟爛了，他正在用條針線補衫。

如果我想證阿羅漢果不是很麻煩的，我這個線球，即是現在的線轆這個線球，這個線球一拋往上，它一掉下來，這麼短的時間內，我就可以即刻入涅槃給你看。這些人 [說：] 你這樣子，你這樣都可以？你一些威儀也沒有，你一些威儀也沒有，你會這樣誇口？

正當這些人這樣的時候，他正想拋個線頭的時候，他很容易的，他只是示現而已，就即刻聽到有些天人的聲音，就說：你不要示寂，你是將來要繼彌勒菩薩之後要成佛的。你在這裏，何以要示寂？那些人就聽到這聲音。

玄奘法師傳，講起上來好像不太合信這樣。是不是？不過它是這樣傳說。是不是？於是呢，有些人還說，那些天人接著那個線球，這更難信了。就總之是有這樣的神話傳說。於是那班人便知道不得了，得罪了，好了，剛剛現在還差一位主席，四百九十九個大德[還差一個]，補上了你，你做主席，你做上座就對了。就於是大家呢。

-完-